

萬曆武功錄

萬曆武功錄卷之十四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西三邊

吉能列傳

吉能者。吉囊之子也。隆慶中。阻黃河西套。以爲險。蝟結蟻聚。收我馬天祿爲腹心。大寇張掖。酒泉之間。久之。俺荅請入貢。制置使王崇古先下令。令大會老把都。吉能未邵卜。若等必結離而並稱臣。妾然後可。於是能迺使夷使土忽赤等款塞請和。已又使擺言恰等請貢。撫臣楊錦見番詞甚馴謹。迺使使者齎

彩幣及鍼繡諸物往諭能。是時塞上征虜將軍類皆
搗巢趕馬以爲功。致能有雙山堡之寇。崇古復恐諸
虜籍以啓釁。迺戒諸將卒違戒者斬。能等備聞斯言。
感戴制置使。皆延頸舉踵。叩告邊吏曰。雙山之役。實
土戶只家爲之。自是不敢以一矢相加遺。以背漢。

明恩。能又旋與諸夷約。有如漢人出邊。樵蘇我虜中
執而奪去衣物者。罰馬牛羊倍。是盟誓既定。迺出善
馬奉獻。制置使崇古迺以狀聞。詔賜金絮彩繒酬
勞。先是能大父吉囊逢黃河水解。入套。則患在張掖。
酒泉。出則患在雲中山谷。頃虜黨益盛。套不能容。分

據東西莊寧山後並擅其地塞上頗心畏之况能親
俺荅長侄在顏行中春秋獨高今俺荅許封貢而
能不與制置使恐虜性急而耻卑弱有如一曰發憤
聚黨橫行如近歲黃甫川筆架城鎮靜堡之攻陷尾
植梁之殺僂然則西塞將柰何廼請授能都督同知
詔報可賜大紅織金膝襴獅子紵絲衣一襲綵段四
表裏是歲隆慶庚午也明年能廼遣切盡黃台吉威
進恰他不浪莽會台吉請貢切盡等迎謝悉如
禮漢法臨市建黃幃諸夷南嚮叩頭者四切盡等廼
竟執夷禮卸冠叩謁志氣揚揚甚自得也第偏索鉄

銅弗得。退有後言。夷俗故用銅。銅書以炊食。夜以伺警。遼市幸用廣鍋。蓋防籍兵資糧之微意也。於是撫臣邵光先喜能恭順。請賜能及切盡等綺幣有差。明年貢市不及期。順義王奏非敢違約。臣侄吉能以三月初三日新物故。方請刺麻僧誦經作佛事。幸加哀憐。於是能妻中愛哈屯及小板阿不害子隱布台吉。女太松阿不害。壻索郎倘不浪。使夷使打兒漢小則等二十八人進。上馬二十騎。餘馬四騎。赴張家口互市。它夷使五十人進。馬一百六十六騎。悉分給延寧諸戲下。撫臣戴才請隱布台吉等賞如能已。而

議以長子把都兒黃台吉襲能我國家令甲女直
夷人都督等官病故者賜綵段二表裏降香一炷於
是屬太史爲文齋使者香帛致祭而會天雷擊死夷
馬中愛哈屯狡悍廼妄擬我塞上有魘蠱之事鞅鞅
不得志稱死且不敢受獨貢市毋敢背初盟制置
使崇古廼請指揮僉事切盡黃台吉威正恰把不能
稍轉指揮同知并授打兒漢等秩百戶詔報可諸
夷喁喁然益感德慕義傳藩保塞萬曆辛卯扯力克
與火落赤數侵盜西邊而吉能諸部落尤助逆共成
紛梗我師斬首捕虜動亾筭始能與順義王青把都

三昆弟聯翩而稱富强及後兵數困部益貧此順與不順之明效也

把都兒黃台吉吉能之長子也授我指揮僉事秋隆慶初逐紅山寺水草已又遷徙大紅柳青石巖丹亂井諸所是年秋八月與白馬台吉等刑馬祭天欲闌入安定清澗之間明年春依大小松山與賓兔謀復劫略我蘭靖莊紅西寧巴煖三川已又與其弟海牛害等三人謀寇甘州而會吉能新物故打兒漢諸酋互相雄長致沮貢議於是撫臣郅光先令威正恰把不能赴西海徵把都兒還襲都督同知秩是歲隆

慶壬申也。先是總戎時鑒鑒虜定邊營大敗被逮吉能感貢市德至厚將死以鑒屬其子。於是把都兒使指揮僉事隱布台吉等執時鑒以獻而威正恰把不能及銀定他不能親吉能壻把兒戶拓不能及固原拓不能親吉能妹夫皆相率隨隱布至禮尚書議賜把都兒等彩幣三表裏生絹一純木棉四匹。上有詔嘉把都兒首倡忠義加織金紵絲衣一襲彩段二表裏是時套虜多走河西境外相屯結以寇鈔瓦刺爲務而把都兒爲奪酋長在河西之日久刺嘯諸族往往陰附之制置使石茂華恐爲西陲害數使使

者出加峪關以偵之下令大將軍備兵河上至悉
然今上已卽位矣聖神威武彰于塞外於是把都
兒股栗廼躬率打兒漢等牽馬告邊吏曰息壤具在
臣等謹執鞭以從把都兒妻竹來生卜失兔是歲把
都兒死

隱布台吉吉能之四子也或名安克阿不害萬曆初
授指揮僉事甲戌西陲進上馬二十匹留邊馬一
百七十六匹而以一百一十五匹給延綏六十五匹
給寧夏旋赴紅山清水互市皆隱布佐之督臣石茂
華請比切盡威正例頒賞及勅書獎諭明年乙亥

隱布台吉六月至。法當三月。而以馬齒羸弱。去秋逐水草飼養至今始肥。廼望闕伏幃前。免冠叩頭牽馬以進。已廼開市。請自六月二十九至七月初三。又自七月二十五至八月初三。延寧馬價金凡一千九百兩。令延綏市馬牛羊可八千一百九十有七頭。敬犒勞如禮。其後歲以爲率。隱布台吉爲人馴謹而有體。丙戌卜失兔携隱布西鈔瓦刺。隱布竟不忍背榆林市。延頸舉踵而奔還也。明年丁亥卜失兔以督臣命。罰治西流諸虜。動稱俺兄。隱布台吉勸之。先是吉能感小朝廷恩厚。以所逮漢將軍時鑾來獻。而會能

病且死。屬其子把都兒西行。未皇卒之。隱布送奉鑾至塞上。謝罪。其識大體類如此。久之。中路酋長聽布與其弟北把什爭分畜產。內亂。攻殺隱布。布親北都什兄也。漢法殺人者死。十失兔等方議公罰。胡俗第罰馬而已。馬其可以贖此良虜乎。

銀定台吉吉能之弟也。授指揮同知。隆慶末。銀定從切盡黃台吉西行。常以七百騎隨水草至永昌昌寧湖。已又從真景站往南山。聲爲略番。而實欲窺我西鄙。我西鄙征蠻將軍度銀定困于饑寒。志在西番。西番畜之所多也。彼烏敢與西鄙抗衡爲敵國乎。仁何

銀錠果從天池管畧黑溝番。裨將謝朝恩引兵轉戰。銀錠叩首前曰。我實無犯塞意。願假道西行。撫臣廖逢節許從嘉峪關走三條溝。著爲令。時戊辰五月也。居月餘。銀錠諸部落皆私縣官齎物請多市以私其利。裨將不許。請賞又不許。諸部落益怏怏不得志。卽遣夷使白吉能意欲大舉。而銀錠竟堅執以爲不可。廼請于太師。吾不敢蹂踐漢禾稼。第請假道還套。於是制置使楊錦傳檄命總戎鄭印。裨將李崑。楊繼芳。伏山澗。俟虜騎過道上。我兵出不意。忽從中起。四面如雨。令虜接應不暇。是時塞上紛紛籍籍。韓合警備。

或言虜走周家灣。或言虜走姚家塞。或言虜走西古城。或言虜走寒鴉溝。或言虜從石板溝。奔孤頭嘴而去。軍書輻輳。虜竟捨小都麻口。窮市刺市。爾加細諸族。總戎汪廷佐。躬帥裨將張勛。劉世忠。陳達道等。鑒銀錠。銀錠煦煦爲謾辭如初。於是引衆驅橐佗驢馬。往馬蹄寺觀音洞止壁。給諫章甫端上疏。謂宜薄責順義王俺荅。及都督吉能。今日之事。在未受封市之先。置勿論。旣盟之後。敢議令。及不如令者。請論如法。於是銀錠以俺荅命。奉約束。唯謹。甲戌赴紅山市。丙子同俺荅罰治打刺明安諸部夷如法。乙亥旋物故。

始銀錠西行時。逮窮市諸番族。漢將軍索之甚急。銀錠適曰。此順義王之子。實免所畧。今具在。余微聞其事。此語殆不然。逮諸番者。廼切盡黃台吉之部落也。打兒漢台吉。吉能之弟也。授指揮同知秩萬曆癸酉。至丁丑皆主貢市如約故事。夷使給彩段二表裏。木綿布二疋。丙子秋撫臣石茂華以打兒漢恭謹增上馬值匹五金。番邊馬十金。歲以爲率。居十餘年丙戌十二月。打兒漢貢馬。約明年二月赴榆林市。先期諸虜大患痘瘡。而酋長打兒漢台吉。哈漢把都兒台吉。禿退台吉。阿拜戶拓不能與畢把什。寨桑拓不

能等。各相繼物故。於是打兒漢死。而以土昧阿不害嗣。禿退死。而以阿計大嗣。哈漢死。而以圪塔嗣。阿拜戶拓不能死。而以阿不戶拓不能嗣。諸酋皆衣履而授。皇恩獨圪塔阿計大疑中。我市上藥酒謀欲圖報復。語在卜失兔傳。虜故不病痘。嘉靖庚戌北虜深入我石州。遂傳染此症。虜酋死者以筭。白骨橫。自是之後。虜無敢騎馬蹂踐我內地。未必非天以此限南北也。

土昧阿不害者。打兒漢台吉之長子也。授指揮僉事。萬曆丙戌冬。打兒漢赴紅山市。染漢地痘症死。解直

使鄭洛憐土昧阿不害在市久勞苦而請以土昧阿
不害襲父指揮同知而以所遺僉事秩屬其子本拜
台吉嗣頃之本拜台吉亦以賢能著洛謂請遷其秩
久不報當是時圪塔台吉親哈漢子阿計大台吉親
禿退子皆謾言言我關市鵠死其父而土昧阿不害
獨謂阿父皆以此痘死何廼疑漢將軍哉戊子秋炒
忽兒圪塔台吉使夷使約卜失兔反我聞虜中有喇
胡馬只箇頗責炒忽兒我輩業已請和不宜數反覆
漢法不再宥若等不自悛惴惴然手足異處矣羯胡
安得此良言訊之喇胡馬只箇廼土昧阿不害部夷

也。

威正恰把不能者。吉能之壻也。或云威靜哈唐不浪。住牧加峪關外。隆慶辛未。以市功。轉指揮同知。明年從銀錠台吉西行。當時所與遊者。筆寫契。綽庫兒搭力哥之屬。皆效順。無它腸。撫臣廖逢節。恐威正恰等。不奉約束。迺上書請。諭宣大督臣。移文俺荅。若等果逐牧海上。我假鎮羌永昌三條溝道。鄉外邊川底而行。無得擾我黑松涼永甘山之間。自甘斧鉞。著爲令。明年吉能物故。威正恰還巢。把都兒乃與威正恰陳說。吉能感。明天子仁恩。無可報塞。將死。屬我等。

以所繫漢將軍時鑾來獻語在吉能傳是年虜貢
市益恭皆威正恰與切盡黃台吉功。上有詔賜彩
段二表裏生絹一疋紵絲衣一套木綿布四疋復
賜勅書以勉勵之威正恰爲人無定守頗依人爲命
語之恭則恭語之反則反厥後卜失兔西報瓦刺約
舉套行而威正恰與莊禿賴輒窺左足先應矣是歲
萬曆丙戌也市畢卜失兔請西去關吏阻之曰威正
恰業已爲先鋒於是閉關告于撫臣梅友松友松卽
下令令革紀西行諸酋市賞復傳檄諭在套諸酋若
不悔禍我以漢兵搗若巢也卜失兔懼而使夷使盡

匪款關。吾已使使者往西海。召威正恰等旋歸矣。是時威正恰等方從九眼泉過高阜灣東北走。走黑山。望而與火落赤會。是時按察使邢玠賈仁元以爲田南山。逕東不數日可飛渡洮河。迤西不數日可直衝肅境。張掖酒泉之外無地非番。今不蚤自備守。恐諸番不得安枕卧也。亡何火落赤等果寇鈔白和尚等諸番族已而又犯我洮州。殺我裨將李聯芳。語在火落赤傳。而威正恰亦乘暮夜擁寧遠塞裨將李魁引兵拒堵。威正恰逗遛幾被禽。願鑕刀誓罰曰。所不如約者。有如此刀。於是以馬四匹爲質。而與板及台吉。

狐同台吉等從鎮番外邊走菜茯山已復從寧遠堡
直奔水泉營開門以爲吾等爲搶黃毛而來此何與
于內關而漢將軍迺絕我過深乎先是莊禿賴等遣
夷酋板龍哈往訊活佛活佛謂使者幸告莊禿賴等
按今歲不利爾等爾等慎勿妄出爾且旋滅亡矣威
正恰聞而大怒拔刀起舞曰吾不報瓦刺死不休竟
引衆大鈔生番生番望見威正恰來睚眦盡裂乃灣
弓射死威正恰虜酋焚其骸骨而還已迺膜拜頌
活佛活佛殆如神哉於是威正恰死而子阿害拓不
能嗣阿害拓不能死而子猛克拓不能嗣

卜失兔阿不害把都兒之長子也。隆慶未授我正千
戶秩。後襲父都督同知。萬曆初至甲申皆如約。先是
市畢宣大授合慶台吉等九十餘人。寧夏授苦的大
等七人。職套長卜失兔心忿之。迺同松山那木大阿
不害等西海丙兔等告于督臣請頒誥勅。且言吾
等保塞稱藩十有四年于今。從夷四十四人。曾不得
爵賞。視宣大寧夏觀望之謂何。庚辰崇古等已請而
部議議本鎮給賜爲之奈何。於是鄭洛復以奏聞。
幸授卜酋部夷滿金台吉歪刺台吉禿闊台吉試百
戶秩已。又使刀兒匠等領皇賞請比宣大。增賣馬

宴勞故事。賞畢卽進。

貢馬是年以請從夷授官爵。

未及與賞至季冬始赴邊。延綏撫臣梅友松乃使使

者曉譬。若等始款塞時。烏鈔求飽。視漢一尺布如繡。

一斗粟如珠。今饜足而反唇如此。若等有如不得益。

大言吾且反。不知我漢將軍視滅若等。若九牛一毛。

若等蚤自裁決。如必欲得益。則請如世父俺荅獻

丘富趙全大父吉能獻馬天祿。父把都兒獻時鑾。然

後可。諸夷聞之皆悚然變色。易容盡躡足耳語。反踵

走旋望。蘭叩頭進馬如約。於是友松咨寧夏撫臣

張九。制置使鄧光先。而以馬給營中。明年莊禿賴

阿不害索宴賞弗得。廼聚兵二千。聲欲犯神木堡。友松使使者薄責卜失兔。令其罰治回套。語在莊兔賴傳。是年切盡黃台吉馬先進。卜失兔阿不害久不至。撫臣使使者問狀。卜失兔言。吾祖吉能與順義王青把都。鼎足爲三。今宣大甚厚。而延綏獨薄。我足以及未服。撫臣梅友松以爲延綏馬價賞資。歲不滿二萬金。不足以當雲中上谷二大酋之費。第不得不嚴拒之。况卜酋爲一套之長。而切盡終受節制。比年切盡馬先入。諸部夷皆譙讓之。今卜失兔雖不至。而又無不貢不市之言。輒令切盡馬獨先入。必至挽腕難堪。恐

切盡自是弗敢先矣。於是下令。令以十一月赴紅山市。卜失兔迺使其弟俺墜兔。及台吉拓不能。哈漢把都兒果以期至。進上馬一十八匹。番邊馬一百六十四匹。是時哈漢禿退等。以染痘疹相繼死。而哈漢子圪塔台吉。禿退子阿計大台吉。妄疑紅山市上中藥酒。中道僭卒死。切齒腐心。而以孀婦走卜失兔。切盡黃台吉。約秋高馬肥。大會塞上。徇兵而報紅山之役。圪塔及阿計大。趕走紅山市。索伊父生田宴賞弗得。迺欲託名行獵。因而窺伺。以襲我不備。卜失兔爲人狡猾。陽順而陰實佐圪塔阿計大。首以爲發難。

之由於是移帳大畛畦已又遷牛營灘廼使夷使三
尖榜什及五狼寨等六十餘人來請以爲哈漢等雖
川藥死獨非以死勤事乎願襲圪阿二酋秩庶遏彙
端撫臣以爲其詞良是第恐諸酋請以爲比旦日卜
失兔復使夷使願以身承之撫臣幸許可於是卜失
兔徵圪阿二酋同賽漢住次子寨桑拓不能赴市及
至輒申前說請增黃花成等五人小賞娘子六人及
喇嘛僧七人大賞而三路台吉皆與焉已又請五臺
山進香皆不可卜失兔益鞅鞅不得志遲令諸酋掉
臂西還而以其弟阿只兔聚衆皆繕兵甲執桶杆從

栢林號召聲欲入榆林塞明年夏卜失兔殺牛一羊
一祭旂纛而與莊禿賴會復從邊外川底走南山而
與火落赤大會會鈔瓦刺瓦刺故在加峪關西卜隆
吉河之北諸夷不直走西底而由南入海此其志不
在小乃革絕市賞制置使郅光先見爲南山迤東不
數日而可飛渡洮河迤西不數日而可直衝肅州皆
番族之藪心甚慮之而會明年丙戌扯力克當嗣封
此取虜大機也乃下令令扯酋不調還西虜母子封
貢扯酋旣奉令卽使夷使西召而其札文未免藉我
僧失以爲辭語在扯力克傳居有頃卜失兔使畫匠

調部落回套，遂開市賞如初。明年火落赤莊禿賴等盤牙莽捏二川，是時卜失兔復欲假道西行，在莊浪則鎮羌堡，在黑松則鉄櫃兒，在京州則泗水堡，在永昌則水泉及寧遠，在甘州則石硤口。此西走番族道也。先是俺荅假之厥後，扯力克西行，遂率爲胡虜通。道明年丁亥，鄭洛爲制置使，迺使使者風曉卜失兔，戒勿西來。朝廷方遣將問火酋，來則不汝貰矣。已又嚴其禁令，走加峪邊外母擾。卜酋竟以九月朔渡河，助火落赤寇邊。酋母太虎罕同遣夷使追之，不從。迺先闖蔡旗堡，越黑山而西，趨水泉。我兵追逐三十

餘里斬首九十餘級奪獲馬牛羊一萬八百有奇捷
奏上有詔詔經略用心調度功有可嘉鄭洛明而
習于計度卜酋黠虜必不自然警猶失旦之鷄必思
復鳴亡何果擁衆永昌宋家莊闖入塞總戎張臣惡
卜酋反覆廼躬冒矢石疾力戰中鳴鏑幾死吉囊卜
失兔及丟力骨抄胡兒亦中流矢潰圍走我師生獲
卜酋愛女斬首八十餘級奪輜重亡筭卜酋乃奉頭
鼠竄不顧雪山之險同宰僧匿跡西海已廼託宰僧
乞恩請罪而酋母太虎罕同亦如之願相率東還明
年春虜王上書請携卜酋等返巢始虜王自鉄櫃山

逐水草。至黃草灘。戀牧半載。而後過扁都。今假扁都
邊外走。不煩擊牛酒塞上相犒勞也。當是時。卜酋亦
已待罪狼灣。第與宰僧等私相疑畏。必欲得番僧馬
刺麻導引過邊。鄭洛幸憐其窘困。久量罰馬九匹。以
何卜酋進馬。且索輜重。於是使裨將楊桂給所奪駱
駝三十。以示優恤之雅。卜酋不悛。廼執楊桂爲質。行
次鎮番。復乘虛入邊。我師擊破之。又復宵遁。從鎮羌
驛出口。望套走。見塞上旌旗布列。乍隱乍見。凜凜自
以爲天兵不可犯也。於是率諸酋赴紅山清水中衛。
平虜。扁都諸市。明年戊子。撫臣賈仁元同督臣梅友

松部使者連格追問卜失兔不能約束莊禿賴罰馬
牛羊八十一頭仍送奉莊禿賴明愛台吉所畧人畜
及它無要挾然後准開市不則閉關謝絕卜酋謹如
疏奏上有詔幸許開市久之劉東陽偁起寧夏而

以金銀及蟒緞白綾徵卜失兔兵而切盡比妓乃止
卜酋勿往尙亦有覆軍之戒乎始雙山之攻劫廼炒
忽兒俺墜兔卜酋罰其三九栢林廼阿計大阿沙計
阿不害罰其四九常樂榆林廼圪塔台吉罰其四九
已復下令曰射死一人者罰九九加駱駝一頭大率
罰諸酋駱駝及馬牛羊五百二十有六撫臣謂卜酋

雖爲套長稚弱不能約束諸部。今廼令嚴法行。斷斷如也。

俺墜兔阿不害把都兒次子也。少從父逐水草牧西海。父之把都兒物故。復從兄卜失兔居河套。比年

貢市。母敢後萬曆己卯秋。督臣吳允憐俺酋久勞苦。疏奏。卜失兔旣襲都督同知。而所遺正千戶秩。請以授俺墜兔。幸報可。俺酋爲人善辭命。而陰行險。乙

酉冬。卜失兔使俺墜兔及台吉拓不能哈漢把都兒赴紅山市故事。酋至先關客歲。皇賞金幣諸物已

邊吏燕饗如禮。旋請貢馬。是年卜失兔講賞未及

如約。俺酋廼使夷使畫匠。堅請于市。語在卜失兔傳。先是雙山哨虜。逮我邏使五人。旋釋其三。餘悉瑯瑯戲下。頃之。制置使邵光先薄責卜失兔。令其罰治。卜失兔具言雙山之役。我實嫚侮。非它。寔俺墜兔爲政。於是罰馬三九。繇此觀之。非獨廼兄慄悍。而阿弟亦黠虜也。

虎來罕同。卜失兔之母也。斤斤奉漢法，惟謹。萬曆辛卯秋，卜失兔出套往西海，携其妻子而去。母哭泣諫曰：「慎毋往。我聞西塞漢將軍兵法嚴，兒子何不自喜而直爲此不軌事乎？汝去恐不能保首領矣。」卜失兔不聽，竟去。而以愛女居帳中。母使夷使趨追之。卜失兔揚揚騎馬，誠使者毋妄言。爲我謝母。我出，豈可空反乎？居有頃，卜失兔盜我水泉營邊。我師追逐三十里，斬首捕虜亡筭，奪獲馬牛羊以萬數。卜失兔乃謂部酋曰：「此耻，何日可雪乎？」乃鼓行而前。復從永昌宋家莊闌入塞，總戎張臣冒矢石，疾力戰。卜失兔中流。

矢潰圍向西北走。我師多所斬獲。而以所獲卜失兔愛女檻車膠致軍門。卜失兔乃仰天大哭。曰。傷哉吾女。吾恨不用阿母之言。以及此也。

阿只兔卜失兔之弟也。與其兄相濟爲姦。萬曆乙酉秋。卜酋新從海上來。使夷使三尖榜等六十餘人請增賞。弗許。先是哈漢禿退自紅市歸。行至中道。物故。卜酋陰主謀。乃使所產子圪塔台吉及阿計大謂我父中塞上藥酒死。來請命。又弗許。語在卜失兔傳。是時阿只兔欲從中。因以爲利。見漢關謝絕甚嚴。益勸卜酋反。初卜酋赴市將受宴。聞阿只兔害。輒大悔。齧

舌欲自殺。卽還走帳中。而以兵馬屬阿只兔。阿只兔見卜酋不與宴。而又領兵馬。大喜過望。於是同炒忽兒。圪塔台吉。並聚擡龕山。頓足起舞。歎曰。朱家莊之役。阿兄中流矢。幾不可救藥。阿妹生被逮。存亡今不可知。吾與爾殺羊爲盟。以報此仇。可乎。阿只兔自恃鳴鏑強。易視我漢兵。乃引衆直走榆林神木之間。望見我塞上旌旂央央。又聞撫臣梅友松下令。令將軍擊刀斗。權火直通東西塞。愈大驚。落魄。亟麾部落返。曰。吾馬怒身輕。幾死于漢將軍之手。今且還。不當爲阿兄所姍笑也。於是歸而告滿金台吉。

滿金台吉亦卜失兔之弟也。居恒私謂兩兄不奉漢法。幾敗。愈自馴謹。先是卜失兔主紅山市。而以西行。數盜邊革。賞獨滿金台吉。歲款塞如約。萬曆甲申秋。督臣邵光先及撫臣梅友松。錄貢市功。請以滿金台吉授試百戶秩。以爲西夷勸。君子謂滿金兔於是乎賢勞矣。

讚曰

以余而觀。吉能居套久。所親子若侄弟。習知我地形。而我亡命。又陰導之。故不難于深入。而說者曰。肅皇帝弗許封貢。政防其漸。余以爲明王在上。四夷

咸賓而開市亦未爲非策顧古虜賢不肖何如耳假
令皆如土昧阿不害及把都兒隱布台吉之恭順雖
世世勿絕可也何可以卜失兔同論哉

卑不利阿不害把都兒拓不能阿拜戶拓不能禿
退台吉阿計大台吉哈漢把都兒台吉圪塔台吉
把兔台吉歪利台吉寨桑拓不能沙計阿不害沙
計台吉計太把都兒耽戴捨吉列傳

卑不利阿不害者亦吉能之部酋也授我指揮僉事
隆慶中總戎時鑾備定邊營一日飲酒忽大醉吉能
窺隙大入邊執鑾繫胡中卑不利阿不害以爲吾等
受漢德久不宜爲之居恒數以此言告吉能吉能唯
唯否否何吉能病且死執卑不利阿不害之手泣
曰吾悔不用爾言蚤送奉漢將軍還塞今何及乎吾

兒把都兒黃台吉在西海不得受我遺命兒還幸以
吾言速之居有頃把都兒黃台吉來請襲卑不利阿
不害先執時鑾獻塞下曰此定邊營故將軍也然吉
能亦可瞑目矣

把都兒拓不能者吉能之部酋也萬曆癸酉以百戶
秋同打兒漢等來貢馬是年上心嘉套虜恭順
大悅皆受上賞而去明年把都兒拓不能同千戶折
塔阿不害百戶討太把都兒拓不能要什罵拓不能
那木的利拓不能不天後先物故於是督臣石茂華
撫臣張守忠念諸酋久勞苦議討大把都兒拓不能

則以耽戴捨吉襲。要什罵拓不能。則以虎退捨吉襲。
把都兒拓不能。則以掌各太捨吉襲。皆所生親子男。
詔報可。當是時。三子男皆年幼。未臨市。乃令其到邊。
僖倖見漢官威儀。媮快良可知矣。居亾何。卜失兎悅。
掌各太捨吉諸爲增撫賞。久不報。掌各太捨吉乃曰。
吾新從胡中來。望見漢關車如流水。馬如龍。幾喪魄。
不意復得衣履以歸。吾始願不及此。及此。足吾事矣。
安敢復以爲利乎。

阿拜戶拓不能者。亦吉能之部酋也。授我百戶。萬曆
丁亥春。赴紅山市。道染天花。客死。是時指揮同知村。

兒漢台吉指揮僉事。哈漢把都兒禿退台吉及部酋
卑把什。寨桑拓不能佈種亦如之。皆相繼物故。而禿
退子阿計大。哈漢子圪塔台吉。獨疑漢以藥酒待其
父。父暴歿。而卜失兔又從中主之。聲欲興報怨之舉。
乃謀之諸部。而土昧阿不害奮髯前曰。所言殆不然。
阿父打兒漢亦以天花死。此與漢將軍無與。爾等喋
喋而咕咕。繁固何當乎。請勿復言。督臣邵光先方議
追襲。於是以阿拜子阿不戶拓能嗣。

禿退台吉者。反成之子也。授指揮僉事。隆慶末。切盡
黃台吉復欲西行。禿退乃與其母滿虎都先驅。至紅

山寺休舍。以遲切盡。寧夏撫臣張惹。使使者敖巴。布告朝廷恩威。及順義王俺答都督吉能夷令。令從邊外川底。還走嘉峪關。是時切盡黃台吉。亦遣夷使誠滿都虎。毋擾內邊。滿都虎切盡之孀也。大略言曩時我以二月走南山道。漢地農事未興。水草未長。而會有大疫。人畜衰耗者甚多。厥後悔之無及。爾等慎循北而走。滿都虎卽乘馬迎禿退台吉議。是時往來者言吉能已棄世。禿退等欲還套治喪。故猶豫久不決。于是關尹得其狀以告。督臣廖逢節令郵傳具餽。染餼牽犒勞之。悉如遇切盡黃台吉禮。旦日禿退台

吉亦至中沙窩與滿都虎會。我等乃從打松山過莊浪而至西海渡。漢無不可者。已乃鄉西南石嘴兒走紅柳湖。見塞上擺空擊刁斗自衛。逗遛弗前。以爲漢不假我道。我其盜邊而去乎。關吏聞之。不覺髮上直指冠。何物滿都虎。一婦人尚不能約束。恣其鴛鴦。有如諸酋請者。蝟集。何以禦之。弗聽。蚤自決去。於是禿退台吉。從鎮番團池透鴛鴦池。昌寧湖走。亡何筆寫契黃台吉。綽庫兒台吉。扯力哥。銀定台吉。威正。恰把不能亦至。五合六聚。殷殷不絕。於是平羗將軍佟登以爲往者切盡西來。既有寧夏移文而重之以使者。

冠蓋相望結轍于道。于是本夷辭曰：假道過海，以故不閉關。弗內而又會天雨雪，幸許其經行。今反成妻試，有一于此乎？乃阻我昌寧湖爲險，卽切盡黃台吉麾之亦不去，欲何爲者？於是督臣廖逢節著爲令。令禿退等由邊外川底行，如果去海上，許從鎮羗永昌走三條溝，敢不如令，擾我黑松、涼永、甘山者，斬。旦日乃從黃毛溝透高寺兒西灣，循河而行，告我關吏：我實往西海寒鴉等口，關吏陽應曰諾。爾其鑽刀說誓可乎？禿退果約至高古城，鑽刀誓以盟。明日從白墩溝透金川寺，過毛卜刺川至月牙湖，又明日從三條

溝過馬鞍至永昌大河口止舍。督臣廖逢節以爲虜
果往西海。令總戎王孟夏遊擊朱勛以高稅金治段
二疋布十疋米麵各一石茶五十包酒四罈餅四百
飯二席爲之犒勞。已又恐禿退台吉狙詐復命裨將
周芝令其鑽刀再誓虜酋不從。必欲從切盡舊路。由
水塘湖出境。關吏堅壁如初。禿退台吉乃以馬二匹
爲假道禮。關吏謝絕甚嚴。令其由寒鴉口出海。滿都
虎叩首復請以爲漢。所以不假我道者。恐蹂踐乃田
禾也。我且棲遲境外。待爾秋穀甫登。然後行。何不可
者。關吏曰。明旨具在。誰敢違之。於是陳設香案。令

蒲都虎引夷婦百口。禿退台吉。引夷酋百人。拱聽宣諭。北鄉叩頭。以爲此道終不可假矣。乃西走扁都口。是日大風雷雨晝晦。休舍。復使夷使告關吏。山路崎嶇。馬不成列。兼以河水泛溢。一日常至三四十渡。車煩馬怒。幸爲我白太師哀憐。低徊不肯出口。我兵見虜不行。恐夜襲黑城。備守益嚴。虜酋然後引衆盡出口。鄉三角城野馬川而去。久之還套。切盡黃台吉。引而歸之于正。厥後莊禿賴犯永興堡。奪獲我人畜。大將軍興兵奮擊。乃因禿退台吉。肉袒謝罪。請以馬牛論贖。語在莊禿賴傳。是後萬曆十年至十三年。水旱

相仍年穀不登卽胡中亦復大禮。貢市多所疏闊。十四年春二月禿退台吉乃會諸酋長赴榆林市而會染天花禿退台吉道逢霧露死語在阿拜戶拓不能傳。始高古城鑛口說誓以神明實臨之旋輟背棄之識者爲禿退台吉危之今竟客死母亦神其有靈乎

阿計大台吉者禿退之子也萬曆丁亥春襲指揮僉事先是禿退在紅山貢市旋通染天花客死阿計大疑中漢藥酒因而增賞不可聚首大畛畦假以行獵實爲盜邊而以邊備嚴又不可乃干卜失兔上書謝

罪。語在卜失兔傳。是時盜邊者方屬吉能罰治。至是始得大栢油堡之役。實阿計大爲之。乃罰佗駝一頭。漢法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君子謂阿計大母乃太輕乎。

哈漢把都台吉者。禿退之弟也。授指揮僉事。萬曆乙酉六月。莊禿賴犯永興堡。夷酋插罕生獲我裨將高武。執而僇之。法當死。酋長卜失兔請論如夷法。是時哈漢弟兄在神木石磴子。實不與焉。延引至閏九月。哈漢把都兒偕禿退台吉詣神木河。議罰贖。語在莊禿賴傳。十月撫臣梅友松新到官。行至定邊營。哈漢

與卜失兔敬使使者郊迎且賀。悉如漢官儀。十一月
齎刁兒匠書約諸酋至紅山互市。哈漢把都兒爲人
善辭命。卜酋與漢關每有期會。必遣哈漢把都兒自
十一月至十二月。哈漢把都兒凡再往。大都言增賞
之事。請之一年。竟成畫餅。今且已矣。顧套中比遭荒
旱。所得撫賞。爲利幾何。惟太師哀憐。少加留意。毋遺
羞辱。已又索爵賞十六人。於是撫臣使使者以語次
諭哈漢把都兒。爾始居約時。視漢一疋布有如錦繡。
一斗粟如珍珠。今衣食既足。輒自反覆如此。遲爾以
一二年。衣穿食盡。吾以大兵擣巢。趕馬。何以待之。倘

爾亦復乞哀。則有順義王俺答。獻丘富趙全之事在。必明示以主謀者某某。令爾檻車膠致關下。然後爲爾疏請。爾其奈何。諸夷無不洒然變色易容。退而蹠足耳語。亟以切盡黃台吉進到。上馬一十八匹。留邊馬一百六十四匹送邊。明年正月。督臣邵光先奏指揮僉事哈漢把都兒死。語在阿拜拓不能傳。是時卜失兔雖倔强乎。然而陰佐之者。是哈漢把都兒。今且物故。卜失兔如失左右手。而後而乃而始就切盡黃台吉之範圍。然恨不蚤自死。以煩我塞上法言如流也。

圪塔台吉者。哈漢把都兒之長子也。萬曆丁亥秋。撫臣梅友松錄紅山諸酋功。僉稱圪塔台吉約束諸部。始終無擾。請如令甲叙賞。以示優勞。亡何。圪塔台吉。益念其父哈漢把都兒爲市而來。染天花客死。痛心疾首。索宴賞撫賞如阿父。邊吏弗許。乃抱忿往常樂。雙山堡與賽漢住沙計台吉等大會。吾與爾託爲行獵。以報紅山之怨。可乎。是時把禿台吉。阿計台吉。政枕戈以待。乃相與盜邊。而卜失兔又從中爲主謀。即使夷使三尖榜什等來請。如不倍增厚賞。圪塔等志念不終休也。而圪塔果使夷使盡匪要素如初。邊

吏拒之甚嚴。卜失兔稍變其說。以爲圪塔勤國事而死。所遺妻妾及其子男。號號無依。今獨不可以懸賞乎。先是俺答與吉能明著爲令。令胡中降者。眞夷給予故主。漢夷給予恩養段布。今哈漢旣病故。而其子圪塔台吉。法當襲父指揮僉事。詔報可。已又令卜

失兔調圪塔台吉。及阿計大互市。自十一月初六至二十八日告竣。設遣筵。卜失兔不受。鞅鞅懷怨望而去。乃以所部兵馬屬圪塔台吉等曰。吾其歸休乎。爾自圖之。旦日卜失兔益悔過。願自新。曩所主謀。殆非是。乃與吉能召諸酋長。罰治諸盜邊者。以謝漢過。於

是圪塔台吉罰四九人命九九。橐它一頭爾其牽馬告曰。雙山常樂之役。我不能無罪。敢肉袒以請。

把禿台吉者。哈漢把都兒之次子也。萬曆丙戌。襲兄圪塔指揮僉事。明年夏六月。遂與把都兒台吉等聚兵西行。逐水草去嘉峪關六百里而遙。謀欲犯九刺。棲遲日久。督臣鄭洛以其狀來請。八月與阿計大等復移大畛畦。行事與圪塔台吉同。

歪利台吉者。亦哈漢把都兒之子也。萬曆乙酉。督臣鄭洛錄監市功。授百戶。已又議轉遷。久不報。

寨桑拓不能者。寨漢住之次子也。哈漢把都兒心喜。

其膂力。而以女室之。萬曆丙戌年正月。在紅山市。染
天花客歿。

沙計阿不害者。紅山市夷也。萬曆丁亥冬。與寨漢住。
圪塔台吉。把都台吉。阿計大台吉。會于大畛哇。謀欲
興報怨之兵。明年戊子。遂引衆盜大柘油柘林邊。酋
長卜失兔。罰沙計四九。沙計大言曰。吾無罪。實炒忽
兒俺墜兔爲之。

沙吉台吉者。亦紅山市夷也。長事卜失兔。而與切盡
反。成鴈行。萬曆戊子。由古城東閘門出邊。厥後從卜
失兔聚兵大畛哇。莫知所終。

武王伐紂
討太把都兒拓不能者不知誰之子也。萬曆癸酉授
百戶。越一年而物故。子耽戴捨吉襲。

耽戴捨吉者亦紅山市夷也。萬曆丙子與把都兒黃
台吉打兒漢炒忽兒下失兒來。貢馬賞綵段二表
裘木棉布二疋。厥後梅友松又奏耽戴捨吉約束部
落始終無擾。倘亦閭閻切盡之風而興起者乎。

讚曰

以余而觀卑不利而下皆吉能之部酋也能死而猶
屬其子。以漢將軍時鑾來獻阿計大禿退夫豈不聞
之乎。父以天花死而疑我魔壘同條共貫疑信殊施

何哉。順逆之勢異也。哈漢等。假道索賞。動以切盡請
比。不知切盡。西行爲佛也。夫人而誠爲佛。何不可者。
嗟爾西行之人。死亾接踵。母乃天厭之哉。天厭之哉。

切盡黃台吉切盡妣吉本的大那木反台吉滿克
素阿不害碑馬兔阿不害滾吉阿不害阿著兔阿
不害折谷谷阿不害打正台吉丑氣把都兒台吉
白馬台吉成把都兒苦素阿不害脫計阿不害打
喇克漢阿不害列傳

切盡黃台吉者吉能之姪也。初授指揮僉事。是時
貢市始成。諸部酋旣得漢官。皆相傳以爲榮。切盡獨
心懷怏怏。以爲漢將軍不當以衆人遇我乎。切盡爲
大明敏而嫻於文辭。尤博通內典。隆慶辛未。吉能遣
切盡等至俺答所。曰。幸爲我告制置使王崇古。請得

貢市比宣大俺荅隨令切盡糾合都督同知。昆都力哈。黃台吉。指揮使把漢那吉。指揮同知永邵卜。大成台吉。哆羅土蠻。把都兒。黃台吉。哈刺慎。著力兔。把都兒。台吉。禿兀兒。慎著力兔。台吉等。指揮僉事臘腰把都兒。台吉等。正千戶兀慎。打兒漢。台吉等。副千戶阿封。台吉等。百戶恰。台吉等。六十五人。貢馬五百有九匹。內進上馬三十匹。鍍銀鞦轡馬鞍一副。而切盡親爲表文。使夷使扯布。哆羅不散。台布。栢兒等六十四人。齎奉到關。制置使王崇古閱其表文。大都感上許俺荅封王通。貢恩顧辭多叅以佛語。乃卽封。

還而令其表視僊谷式以進。切盡謹如約。然後下令。令擇五色銀合棗騮驕馬四十匹。各送禮部。復選擇以進。餘悉得畜邊營。先是和寧王阿魯台款塞。凡寫表夷使。文皇帝皆賜銀花臺蓋段紬絹布牛酒有差。於是王崇古念切盡迎勅撰表。多積功勞。乃請賞絲段三表裏。闊生絹一疋。織金紵絲衣一襲。木綿布四疋。詔報可。已廼議馬值。上馬三十匹。請比三衛及北虜。每疋賞絲段二表裏。闊生絹一疋。是歲初貢。上馬加絲段一表裏。故事。馬值上馬三十匹。馬匹半予五金。約一百有五十金。留邊馬四百七十

九匹皆屬中馬。馬匹予十金。大約四千七百有九十金。崇古議貸太僕椿輶銀如數。於是召切盡赴清水營頒給。乃望闕叩頭謝恩。是歲吉能死。切盡日夜傷世父亟還套治喪。所過道上皆以捨番爲戒。當是時切盡與威正恰把不能雄視一套投足左右便有輕重。崇古恐有不測。乃欲以好爵縻之。於是請稍遷切盡與威正恰把不能爲指揮同知。已廼授大都榜實及安克啞都赤百戶。先是漢人計龍與王繼祿小土谷氣台實。亡命在胡中矣。日與大都榜實等偵得虜情。卽以來告。於是授計龍等秩如大都榜實。以

爲謀者勸。說者謂計龍等以漢降虜。不宜遇之過厚。而不知切盡。奸雄人也。好佛不已。必啓它日西遊之釁。故爵一謀者。庶幾可動得胡中虛實耳。明年壬申春二月。切盡廼踏水臨邊。關吏亟問爾來何爲。切盡對曰。邊外朵顏三衛爲達子。烏思藏爲回子。爲西番。並我等入貢。必不敢往寇。吾來爲瓦刺也。先是火落赤由涼求山丹還繞甘州。以畜產羸弱告。與之交。易撫臣寥逢節。恐切盡復率由故道。先期使裨將引兵守寧遠諸堡。而又恐切盡或無它腸。而我實先示以弱。不若以禮遇之可乎。於是屬偏將軍懷周芝往。

鎮番。而以羊八角。酒一筵。米麵各五斗。犒勞之。切盡。既至。乃迎芝入伊母帳中。揖讓登上坐。儼如漢賓母。廼椎羊煮酒。相得甚驩。母饜已廼援筆爲書。幸爲我多謝撫臣。且妄請。請加封侯伯。而又爲其弟那木友台吉。超胡兒台吉。妹滾吉阿不害。索官爵。皆番文漢字。書多不載。芝還。具以實告。撫臣寥逢節復使芝往。言爾那木友超胡兒在西塞。多行不義。弗可予。今與爾約。爾始言往瓦刺。則邊外川底至嘉峪關外。乃走瓦刺道也。及臨席。則又言往西海。西海則從永昌三條溝入寒鴉口。直走南山。著爲令。敢不如令。而以匹

馬半筴蹂踐我漢地。漢以大兵擣爾巢。不爾容也。切
盡言我實往西海。於是起營至雙井墩。徘徊者久之。
則又從團湖兒走昌寧安遠墩。已又至溜沙坡止舍。
撫臣怒曰。何物么麼。廼聚黨爲姦如此。我謀者偵之。
廼曩所稱超胡兒。那木友。滾吉。阿卜害。及火落赤。妻
妣吉。欲過邊臨城。而與大酋長會。會往西海也。於是
撫臣復使使者宣諭。朝廷恩威及順義王俺荅。都
督吉能禁令。旦日切盡廼從毛卜刺廟兒溝。透三條
溝。分爲二枝。切盡走紅羊圈。超胡兒從土佛寺。過永
昌。還走塔兒灣。並至高古城大河口。而會天大雪。盡

晦牛馬大傷。聚首寒鴉口三日。復從黑土洪水寨。透水湖塘出境。而入南山。切盡廼以書告撫臣。大畧稱不敢違太師明禁。而走黑山。雨雪連旬。艱苦萬狀。以致馬牛消耗。惟太師哀憐。爲我許開市。敢以火落赤爲比也。且有後言。言欲索茶篋貢佛。撫臣即使周芝曉譬。各虜皆受。朝廷官爵。而撫賞互市。具在延寧。今誰敢私市。且河西不產茶。此切盡所知。爾宜亟去。無貽後悔。切盡內深次骨。乃益謬爲馴謹。誠諸部所過母搶番。母犯漢。令下卽起營。於是從烏鴉口。往黑城。行未至草古城。遺達馬二匹。遊擊朱勛。使使者追

而予之。而虜部亦焚燬我吳家莊土房椽四間。切盡
罰羊四十匹。套旂一竿。罰羊四足。自是漢虜所損邀
罰治率以爲常。明日爲閏二月朔。切盡往馬啼寺禮
佛畢。即使夷使鄉撫臣索車渠數珠。蓮花子數珠。及
西番十王經。先是延寧撫臣邵光先爲切盡請。勅
賞。幸報可。於是齊使者段四匹。羊四隻。果四盤。酒二
罈。米麵各一石五斗。番茶三十包。至是建高臺。陳設
香筵儀仗。鼓吹傳檄。切盡同伊母并部夷二百餘人
叩頭受勅。賞而去。即使夷使同延寧使者。誠後來
諸部毋搶略如初。已廼爲書謝撫臣曰。如今活身都

是謊死在陰司是實佛。日夜跏趺而望車渠數珠及十王經拜誦以修再生。唯太師蚤賜撫臣寥逢節以爲切盡好佛政當順其性以遏彼好殺之慘不知切盡非忠心誠好佛者也。於是遣畫匠余和尚齋護法壇場經密濟壇場經普覺壇場經三部數珠十盤與切盡切盡率諸部並東鄉叩頭將經頂禮曰此持入西方公案矣於是從水塘至塩池湖三尖海一宿而後至上雙井黑骨堆是時切盡諸部馬牛羊實凍餒未易動履一日而至草灘邊又一日而至中渠河灣又一日而至潭家莊又一日而至太泉湖時已三月初

吉矣。切盡廼以書告太師。襄與太師約。約閏二月二十五六出邊。今過期已多。實以馬牛與所部諸男婦皆布瘡。母亦諸部不義。天降禍于我躬。我令發心願懺悔。惟太師寬假之。於是烹茶禮佛。而請番僧祈禳。撫臣寥逢節。憐切盡好善。廼給番茶七十包。交麵黃米各三石。燒餅四千。切盡叩謝如禮。廼以初六日黎明從新城起營。由加峪關北長城出境。透大草灘。而往回回墓。是月也。切盡媵母滿都虎亦至鎮番。滿都虎親友成妻也。切盡傳檄酋婦。令其邊外行。我塞上摘勞米麵羊酒如切盡。滿都虎乃以其子禿退台告。

爲辭禿退台吉曰。吾所走道。視切盡亦由水塘湖出。境語在禿退台吉傳。切盡諸酋雖不下數千人。而所統領動稱數萬。頗聞出寇无刺。各番夷殺死酋長數人。兵馬物故者。亡慮數千人。頃者潛伏加峪關外邊。而與哈密酋長母恨等給歡。而復鳩順義王。及河套諸部酋會集。以大搶无刺爲務。庶幾勝則陰獲其利。貳則陽負諸虜以不義之名。而又不難自己出。乃與蓮花會上。口稱彌陀迦異。其爲狡猾不測類如此。是年萬曆癸酉。宣大制置使王崇古。錄監市功。上有詔賜切盡黃台吉等綵段二表裏。織金紵絲衣一襲。

然而切盡尚在海上。何以叙之。從延寧督臣戴才。撫臣卨光先議也。於是撫臣張守已以所頒彩幣召切盡叩領。明年甲戌。督臣石茂華又奏切盡比年力主貢市功。請於所進上馬價。每匹加五金。留邊馬匹加十金故事。勅書屬太史。幣帛出內帑。仍

會戎部遣通事武職署丞凡三人齎赴塞上。而以大官治筵宴。遇之不謂不優渥矣。而撫臣張守已又奏切盡侵及延安出沒之路。何哉。明年乙亥春三月。清水營法當開市。撫臣朱笈使使者召切盡。切盡令部夷我著太等并指揮僉事或收氣黃台吉赴市。而又

以馬弱延引至六月。自二十九至次月初三。又自七月二十五至次月初三。市畢。秋毫無犯。撫臣羅鳳翔因制置使以聞。丙子春。切盡見西海丙兔同克臭。銀錠著力兔。大成及松山賓兔。歲在莊浪岔山口鑄尖墩。小市亦請以爲比。撫臣侯東萊拒之甚嚴。得解免。及大市則又不至。但諸部皆凜凜奉約束。唯謹。則切盡指示之功也。制置使石茂華請給勅書一道。正賞一分。加賞一分。是年秋八月還套。躬率百騎餘赴清水營互市。塞上諸將卒以爲曠觀。爭覩厥爲。何如面貌。卽識者亦謂切盡倦于遊。而或有藥弓卧鼓。

之意乎。切盡益念諸小部及畜產俱在肅州邊外。討
來川復欲西行。而以我蘭河靖虜。擊刀斗堅壁未可
僉倖出。乃以丁丑春赴西寧。請曰。吾欲往西海迎活
佛。飲長生水。庶幾得保殘軀可乎。關吏戒嚴。又弗許。
先是切盡約俺荅携衆西援。以求得志于番夷。俺荅
雖口許。而實以春秋踰七十。手足不履鐐。殊不欲往。
而督臣方逢時又遣一箇之使。奉咫尺之書。遮番王。
幸毋往。俺荅退而唯唯。當是時。俺荅方日夜擁美好
妾二娘子。坐帳中爲快樂。而所畏懼者。獨惟有死。以
耳。切盡善用奇兵。西搶置勿論。忽從中湏臾起。而以

迎佛飲長生聳動之。於是俺荅携三娘子。傾部而往西海。迎佛。燕請開市鬻茶。語在俺荅傳。是年按臣邢玠新得俺荅書。欲爲切盡。請給都督金印。則其心喜切盡可知矣。切盡見俺荅迎佛。政墮其術。仰視天而俯視地。自以爲可雪宿耻。戊寅。復聚打兒漢及賓兔丙兔並赴紅山清水中衛。扇都口。鏑尖墩。大小市。而使漢關謂我實恭順。頃之。督臣石茂華果奏北虜互市已竣。而不知聯翩住牧。聲勢相倚。意欲何爲乎。己卯庚辰入貢。俱稱龍虎將軍。辛巳春。使夷使撒字戶把都以其書微告我漢關。言東虜決策犯遼陽。有

狀不可不蚤自備之。是年禿退哈漢二酋婦借兵于切盡。切盡不許。壬午癸未同卜失兔那木木丙兔等赴市。是年三娘子與恰台吉爭板升。切盡左袒恰台吉。語在三娘子傳。甲申互市。亦如之。市畢。諸部酋爲切盡請遷秩。乙酉五月。切盡先進。上馬一十五匹。

卜失兔以請增賞不至。語在卜失兔傳。市畢。群河套松山西海諸虜紛紛藉藉。或欲修築瓦刺。或欲寇鈔西番。督臣邵光先使使者風諭切盡及卜失兔。昔年瓦刺之禍。爾忘之乎。慎勿復往。二酋對使者曰。敢不如約。迺遣虜騎誠西行。諸部毋輕稱兵。當是時。俺荅

又鬱鬱回巢。旋物故。而諸虜又自鎮番龍首堡。載敗
既不得志于內地。又不得志于瓦刺。且加峪關諸虜。
道逢回夷。又被鹵略。自是切盡雄心。亦稍稍消耗矣。
丙戌。切盡先進。上馬二匹。它悉以次。貢市。是時
歸華寺比丘宛冲。習學韃靼畏兀。西番番字。鄉隨切。
盡傳經譯字。積功勞。宣大督臣鄭洛。請授宛冲都綱。
比萬曆初。喇叭沙乞例也。丁亥冬。切盡逢霧露死。

上從督臣郅光先議。憫切盡勤勞。賜以卹典。是時切
盡雖物故乎。然胡中事無大小。無不願以切盡爲法。
切盡子姪火落赤等。最爲切盡所節制。不得

恣其虎狼耳。臨死。屬其酋婦妣吉。善自保部夷。尤惓惓無忘。天恩爲戒惜哉。其不講于長生之術也。

切盡妣吉者。切盡黃台吉妻也。在涼州邊外住牧。萬曆庚寅冬。帥虜騎五百往紅山寺。叅佛誦經。已廼索大賞。不可。竟鈔畧回夷馬牛羊及糗糧而去。妣吉歲時奉其夫龍虎將軍約束。唯謹。豈其旋背之。而有它腸乎。唯是裨將馬應時。妻姪刺麻失加。在胡中爲主謀。日夜佐老寡婦發難。無從也。於是以應時通虜。請論如法。是時副觀察使朱正色。新到官視事。得解免。部使者崔景榮。劾奏當路塞裨將楊濟。上有詔。降

俸二級頃之。火落赤阻莽刺捏工以爲亂。而妣吉乃與卜失兔莊禿賴等偕往督臣鄭洛嘗曉譬以顯禍。念其自愛余以爲妣吉必居套中。方思念其夫不置。期復從海上與三娘子爲刎頸交乎。乃趨勸俺荅族。然而又恐俺荅不聽。密以俺荅與火落事告漢關。俺荅聞而喜曰。妣吉言良是。曩者龍將軍導我迎佛飲長生水。外人所請備。以此不嘗之。驅直上。玁率天宮可乎。自是之後。妣吉歲與賽會。台吉等赴我清水營互市如初。

本的大者。乃切盡黃台吉之子也。歲時從父入市積功。

勞督臣邵光先數以疏叙錄萬曆十五年請襲父秩
詔報可

那木太台吉者切盡黃台吉之弟也隆慶壬申與其
兄超胡兒妹滾吉阿卜害寇鈔涼州是時切盡黃台
方在行間約束甚嚴迺移書撫臣寥逢節爲那木友
等請官爵撫臣謂那木友等不奉漢法不可以請居
有頃那木友等從安遠墩過邊臨城曰吾欲往西海
漢官何拒之深也已迺從土佛寺黃家泉還走塔兒
灣透水塘湖出境於是那木友逐牧紅山寺超胡兒
逐牧昌寧湖明年辛未又逐水草往肅州甲戌遣部

酋哱吉素赴清水營貢市。乙亥亦如之。明年遂從切盡西旋。春秋入市母乏。

滿克素阿不害者。切盡黃台吉之姪也。授我千戶。萬曆四年以來。靡歲不入貢。撫臣梁問孟加其忠勤。請賜勅書一道。綵段表裏。織金紵絲衣一襲。自是著爲令。令歲爲類奏。庶虜酋知恭順者。受上賞。

碑馬兔阿不害者。切盡黃台吉部酋也。授我千戶。萬曆甲戌。同部酋苦得素來互市。自是歲以爲常。久之。與著力兔打正等欲西搶。而會切盡黃台吉物故。相與議曰。吾等且治喪事。遲河凍而後行。未晚。是歲丙

戊八月也。明年冬，偕切盡黃台吉妻妣吉來清水市。督臣邵光先奏其條遵漢法，安靜無擾，請皇賞獎諭之。庚寅，偕母安哈屯來入市。當是時，或收氣黃台吉女撒木袋，丑氣把都兒妻把素捨吉，賓兔妹忙速寡婦，切盡黃台吉女阿不害，皆以恭順，鴈行清水營，亦一時之盛也。

阿著兔阿不害者，亦切盡黃台吉部夷也。萬曆甲戌，與切盡黃台吉并市清水營，得我賞賚，極其愉快而去。自是藉以爲利。母厭庚寅，率其妻姐姐比姑來，請曰：願率酋長之攸行。

折荅荅阿不害者。亦切盡黃台吉部夷也。萬曆甲戌。切盡黃台吉與其女阿不害來市。折荅荅亦與焉。當是時。督臣石茂華深嘉切盡部恭順。爲諸虜倡賞賚。獨崇折荅荅等鄉。闕叩頭呼萬歲。歡聲若雷。於是阿不害告于父曰。吾等當世恪職業。無忘此蕩蕩鴻恩也。

滾吉阿不害者。切盡黃台吉妹也。隆慶末。切盡黃台吉西行。而滾吉與火落赤妻比吉。白馬台吉妻成把都兒。協衆欲過邊臨城。而與大酋長會。是時切酋妻妣吉在帳中。而切酋語不及之。鎮番之役。切盡獨慮。

阿妹牛馬橐佗乏水草。請開市。則其雅重滾吉可知矣。然而胡中實不服滾吉。清水營市。切盡黃台吉雖死。而其子本的大具在。乃以妣吉爲政。額額一老寡婦。左那木太而右炒忽兒。雖號爲倔強。亦奉約束。獨著力兔專好大言。言曰。我得寧夏。爾以橫魔劒數萬。掃蕩花馬池可乎。妣吉掩其口。無妄言。妄言族矣。先是著力兔母。或受氣黃台吉母。克太阿不害妻。皆以天若子在。西海隆萬之間。爲之監市。主計者給大賞。至今稱之。督臣邵光先以爲可以請比矣。於是賢而錄之曰。此龍虎將軍切盡黃台吉之妻。

打正台吉。清水市夷也。授我指揮僉事。萬曆甲戌。與切盡黃台吉同市。自是歲春秋率以爲常。延引至丙戌。打正與著力兔等謀欲西搶。而會切盡黃台吉物故。打正方治電窰之事。廼大會諸虜議曰。埃河凍而後起。未晚乎。是年同切盡黃台吉妻妣曰。并琴賽台吉等市清水營。自十二月初十至十九日畢。賞賽金幣有差。丁亥亦如之。督臣邵光先謂打正條遵漢法。安靜無擾。疏請。皇賞以寵遇之。庚寅請增賞不許。壬辰。字拜字承恩等反誘打正著力兔佐兵。于是打正著力兔將二千騎與漢軍合戰。裨將蕭如薰殺字

雷賊氣益衰耗。語在字拜傳。是時切盡妣吉。傳檄招打正著力。兎東旋曰。叱嗟。爾母爲李酋所魚肉也。督臣魏學曾下令。有能斬打正者。予五千金。賜以將軍世襲。俾勿絕。於是打正台吉懼而還套。

丑氣把都兒台吉者。亦清水市夷也。授我指揮僉事。萬曆甲戌。携其妻把素捨吉。市于清水營。明年復至平虜所。索市弗許。丑氣鬱鬱抱憤。居胡中。仰視天而俯畫地。幸天下有變。而欲因以起。癸壬辰夏五月。劉東陽等據寧夏反。廼齎使者金錢。并蟒緞白綾各八純。調丑氣把都兒炒庫兒。捨刺乞漢等兵。切盡妣吉。

誠勿往。著力兔大言曰：「吾得寧夏，俾爾歲食花馬池，可乎？」不知劉東陽等兵已在其頸矣。吾爲丑氣把都計，勿往可也。

白馬台吉亦清水市夷也。隆慶丁卯，與黃台吉刑馬祭天，盜威武邊，深入我安定、清澗之間。我師多所斬獲，至萬曆甲戌，始與切盡黃台吉市清水。自是歲入貢無乏。白馬台吉爲人數反覆，與之言順卽順，言叛輒自寒盟棄去。辛卯夏五月，白馬台吉引衆寇我九場堡。是時上命給事李汝華巡邊，因以其狀奏聞。詔大將軍搗巢，白馬台吉懼而東旋。於是卜失兔宰

僧從古城出。大成比妓。沙赤鬼。從永昌出。宰本台吉。從寧遠出。三娘子。明愛台吉。從水泉出。卜失兔。宰僧。從鎮羌驛出。皆鼓掌大笑曰。漢兵甚神。歸休乎白馬。歸休乎白馬。吾亦從此逝矣。

成把都兒者。白馬台吉之妻也。隆慶末。與切盡黃台吉。妹滾吉阿不害。火落赤妻比妓。西搶瓦刺。塞上恐虜衆犯邊。兵衛甚嚴。切盡黃台吉西行。誠爲佛。廼約束諸部曰。無敗乃公事。於是成都唯唯否否。

苦素阿不害者。亦清水市夷也。萬曆甲戌來市。自六月二十七至七月十七。歲以此爲期。延至庚寅。復至。

平虜所請市。久不報。得聞望。識者譏焉。

脫計阿不害者。亦清水市。曆甲戌。與切盡黃

台吉等互市。自六月二十九至七月初三。又自七月

二十五至八月初三。督臣石茂華使備裨宣諭。朝

廷恩威宴賞悉如禮。是時大將軍下令。令不得以兵

器入市。母飲酒。母喧嘩。母爭競。敢不如令者。罰馬。答

掠之以狗。戍子與抄胡兒等。棲遲于水塘。環兵聯帳。

庚寅冬。引衆至平虜所。索開市。於是大將軍以軍法

從事。計畫將安之乎。

打喇克漢阿不害者。亦清水市夷也。授我千戶。行事

與脫計同。丁亥乞增賞。庚寅請增市。曩者切盡黃台吉。轉責之。彼適以切盡爲非夫也。

讚曰

以余而觀九塞控弦之虜。亾慮數十萬。而切盡黃台吉。獨以賢能鳴。豈非鐵中之錚錚哉。而說者謂其導俺荅西行。此不能無罪。余以爲切盡好佛。所上表章。皆叅以佛語。非可以黷羯虜比也。假令俺荅非道之好佛。率其好殺之性。受禍當如何哉。善乎史臣之言曰。母爲禍首。往者錄涼永山丹而西遊者。非切盡。廼火落赤也。顧說者弗察耳。臨終而猶率其妻無背。

國恩宜其稱之勿絕也

明愛台吉切盡罕同列傳

明愛台吉者。朵兒計之子也。計授我指揮僉事。萬曆癸未。計死。而請以明愛台吉嗣。明愛爲人慄悍而內深。居恒。額與卜失兔。莊禿賴爲黨。雖受延綏撫賞而張掖酒泉之間。亂無寧日。居歲餘。乙酉。明愛乃與莊禿賴約曰。吾與爾詣漢關。大索宴賞。八之醉飽而去。不則爾起自神木堡。我起自黃甫川。彼烏敢當我乎。於是分道而馳。我關吏備守甚嚴。弗可入。戰敗而遁。語在莊禿賴傳。自是之後。明愛又與卜失兔等橫索燕賞。漢關堅閉如初。已又與威盡從水泉閭門闌入。

我內邊我師生獲忽爛殺大二人奪馬五十騎於是撫臣梅友松及按臣連格傳檄虜王大畧言明莊二酋聚黨以仇瓦刺乘機而掠河西託貢市之虛名恣鴛鴦之故態此漢法所不貫者爾令其悔禍蚤自東旋不則我以大兵搗巢吾不爾容也虜王隨布告期語明愛乃詳對使者曰敬聞命矣先是阿計大敗于鎮羌堡被圍諸部夷多中鳴鏑死我師奪獲橐它驢馬六十有奇阿計大求援于明愛明愛曰我趨告漢將軍請還爾馬牛可乎於是使夷使敖八等來告關吏好謂夷使曰誰奪爾馬牛曩是我所殺獲今已死

矣。所不死者。殺騎具在。阿酋能改轍。當以退還。明愛聞而媿快可知矣。廼率衆還巢。如約。然而語言實不遜。是時流虜火落赤。方蟻集。捏工川號召明愛曰。爾來。吾爲爾報水泉門之耻。於是與莊禿賴等。因畜隨水草。至河西甘州高臺休舍。是歲庚寅八月也。其九月。從擄力克攻我和政驛。語在擄力克傳。其十月。革明愛市賞。必獻所鹵畧人畜。然後予開。明愛具言曩時甘州之役。夫豈無故。彼廼殺我酋長。畧我馬牛。我不過輕重報之。且塞上業已罰治我九九。今又革我市賞。何爲者。於是退而欲寇鈔我神孤二堡。謀者以

其狀來告。督臣廼下令。戒兵搗巢。明愛懼而獻所鹵
男婦二十二人。橐佗馬牛羊四十四隻。并罰治馬牛
羊八十有一。曰。謀者言非是。於是督臣給曩所畧部
夷五人。令開市賞曰。所不如令者。吾以頸血滿爾王
矣。是年明愛有弟曰禿闕台吉。亦以監市授我百戶
秩。後求轉遷。久不報。頃之。督臣梅友松又以景古城
之傲。告稱明愛聚兵在東堡。異哉。倏往倏來。恐不能
保。首領以歸。厥後撫臣賈仁元。使使者偵之。廼信明
愛方在套。倘亦名所同乎。不然。明愛且兵在其頸矣。
切盡罕同者。明愛台吉母也。住牧神木堡。萬曆乙酉。

夏四月。母子受我宴賞。居二月。復至瓜園黃甫川。請乞。大言漢不我與。我惟鳴鏑鄉漢關。彎弓而射耳。是時莊禿賴闌入永興堡盜邊。我發兵奮擊。大破之。撫臣梅友松下令。先革其市賞。然後請語如法。繇此塞上跡莊禿頗亟。莊酋懼而亡匿。切盡罕同親莊酋本枝。恐禍且及已。頗怏怏怨悔。將莊酋牛羊殺食。幾盡。而莊酋亦心忿之。無敢出諸口。於是切盡罕同幸爲我款塞請罪。語在莊禿賴傳。初莊酋鑽刀說誓時。切盡罕同俱在。未幾而莊酋約捨瓦刺。切盡罕同唯唯。左右問曰。盟誓在耳。而旋棄之。縱不自愛。奈漢法

武以金
何柰神明何。罕同曰。吾所往在海上。今而後不敢以
一矢蹂躪彼漢塞也。

讚曰

以余而觀海上諸流虜。動稱圖瓦刺。余始爲瓦刺危
之。及威正恰爲生番射死。然後知瓦刺未易圖也。明
愛母子。得罪于漢關。幾就繫者數矣。而以款塞伏罪。
幸得以解免。然而瓦刺之行。復何爲者。母亦藉口以
爲辭。慎乎哉。幾再忘其身。悲夫。

莊禿賴孟格台吉蟒素兒拓不能列傳

莊禿賴者紅山市夷也。授我指揮僉事。居神木孤山間。廣饒水草。月赴清水營。一小市。然而莊禿賴不自憊也。萬曆乙酉秋七月既望。越堡而來。大言非增宴賞不貢。非比宣大不市。竟帥虜騎千餘大入邊。還走永興丘家梁。耕夫賀汝仁。辛汝東。中鳴鏑死之。鹵張朝佐等二十二人。奪牛六十五隻。驢四十八頭。羊一百五十隻。馬二匹。裨將文登雲。麻濟邦。陳光祖。引兵遮鉤雲之道。而叅將陳愚聞。徐仁。威遊擊張岡。周鎮兵四面雲翔而至。分左右奮擊。皆彎弓發流矢中部。

酋掙竿墜馬執之射死賽汗恰等二人奪馬牛弓矢
亾筭於是副觀察使洪忻請于撫臣梅友松言狀乃
下令令先革市賞然後以大兵搗巢居五日莊禿賴
聞而惶懼卽同母弟使夷使打郎太等四人款關席
蒙而請罪總戎賈國忠謝絕嚴不內莊禿賴叩頭乞
哀始延引入見具言襁兒都司小種依阻神孤之中
既不我容已而索賞而又奪我馬牛繫我部夷我計
窮無所復之我是以有求與堡之變幸太師哀憐而
以所奪獲俱乞擲下今誠願罪贖惟太師輕重布之
先是萬曆十二年莊禿賴新從海上來請賞撫臣憐

其久勞苦。許于孤山木瓜園。清水黃甫川四堡。予賞各十一分。大約歲費一百九十金。今復走神木。索增四十分。當費金一千有奇。撫臣梅友松。以爲許一莊酋。而費金如許。有如諸酋圍視而起。後將柰何。乃決策。繩之以法。莊禿賴懼。而匍匐走高山。匿薊帳中。自如。令諸酋邏視四維。望見漢兵僕僕來。輒鳥徙若蜚。是時明愛台吉。母切盡罕同。守漢約甚堅。以爲我爲親裔。漢兵誠至。汝去跡。且索我營。我其何辭以對。不若復款塞。以請罰便。於是切盡罕同亦到邊。總戎臧大觀。以爲切盡皆相濟爲惡。法所當並治。切盡大驚。

迺因禿退台吉。請罰如初。督臣邵光先。幸許其悔過自新。於是聽莊禿賴。以所鹵掠人畜。獻見塞下。已而定緩書。罰橐佗二隻。馬二十一匹。牛五十四隻。羊一百六十七隻。莊酋乃鑢刀誓曰。所不如約者。有如此刀。是日卽與開市。而所繫縛罕。先時殺我使者高武。法當死。今亦解免。莊酋叩頭謝恩而去。明年丙戌春。莊禿賴約部酋往西海。聲欲搶瓦刺。其秋與切盡黃台吉。貢馬。視他部獨先。說者以爲莊酋前倨後恭。馴謹可知矣。而不知蚤畢乃公事。政欲往西寧急也。頃之。果刑白馬祭旗。與著力兔偕行。督臣邵光先使

使者傳檄止之弗可。而會扯力克請封，令其能約束套虜，勿西犯。然後予是年莊禿賴使夷使板龍恰問訊活佛。活佛言爾爲我告莊禿賴，慎勿西來。歲月日時皆不利于攸往。於是案兵暫休舍。明年丁亥秋，莊禿賴翻然與諸虜約曰：賴佛之力，毋蹈迷途。今其可矣。乃從沙樹硤直奔插地硤，然後東南行，意在略生番。于時紅帽兒番且令爾加及其弟刺卜兒陰爲之羽翼。以故諳識險隘，督咂族懼而奔入漢地。李家莊得免。莊禿賴以爲漢關不宜匿番，引虜騎圍堡。望見我塞上樵火，通于酒泉，懾魂分爲二枝。一枝從紅紫

兒哨直走燕支川。一枝從沙塘川出塞。走哈喇只溝。
及紅崖子溝。已而復攻李家莊。李家莊故無居民。而
惟一二生番竄入其中。我師鼓番奮戰。斃咂族速哈
隆。斬虜首一級。馬其冲灼族奔薛爾加。生獲一人。斬
首一級。紅帽兒朴及斬首一級。巴咱族奔爾加。斬首
一級。奔薛爾加。斬首一級。莊禿賴益抱忿。以爲吾不
得志於諸番。漢則使然。顧吾豈肯休哉。於是引虜騎
從沙塘川過白朶腦。搶至小溝堡。畧我馬驢六百二
十頭。生獲我男婦二十四人。於是征虜將軍魯光祖
及孟孝臣等重甲循兵。卽邀其歸路。莊禿賴率精騎

數百搏戰。自未至戌。且敵且行。行至廟溝口。千弩俱發。諸虜應弦而倒。我軍膽氣益壯。斬虜首百餘級。奪獲馬一十六匹。及所鹵略馬牛羊五百三十六頭。弓矢一筭。旦日日出。當路兵五合六聚如雨。莊禿賴與反牙乞火落赤弗敵。卽日請降。先是刺卜兒斜火落赤犯南川。爲我兵梟斬。於是禿賴賴等遂歸罪。于刺卜兒乃奉頭鼠竄而去。去水塘湖曰。此我分地乎。居有頃。而以所鹵陸得倉四人。送奉至塞。然後約卜失兔炒忽兒等。赴紅山市。約束諸部。唯謹。塞上見莊禿賴狙詐。所言輒背叛。弗內。莊酋實凜凜負魏。迺以戕

子正月待罪詣板橋已而依炒胡兒逐紅寺薦居是時通化亦郎二倘不郎以肅州之敗抱憤陰謂莊酋不宜歸命爾其興兵請奉弓矢以從觀察使邢玠乃以事告于撫臣曹子登即使使者曉譬炒胡兒數禿賴諸罪明示以生活丹青之信不則大兵臨巢如反覆手耳炒忽見懼而移昌寧湖去莊酋二百里而遙而通化亦朗二倘不郎且徙帳去矣皆非復前日倔強狀先是莊禿賴以炒酋爲腹心通酋爲爪牙今見二酋引衆遠去塞始懷集服而副總戎許登瀛兵則已趨仁壽遊擊陳楊兵趨東樂叅將陳達道趨新河

莊酋愈自疑畏。乃使切盡民安兔等獻馬四匹至鎮城。督臣郅光先幸許諾。莊酋令夷使牽馬魚鱗而入。莊酋而後乃今而知漢法弗可再赦矣。督臣實知莊酋荒服無常。時降時叛。特以獸畜之。己丑秋。莊禿賴果犯肅州。我兵生獲忽爛敖巴二人。庚寅。順天丞李楨上疏請薙虜。書多不載。是年秋八月。莊酋偕炒胡兒等至甘州高臺。黑城之失。我塞下被鹵者凡六十九人。羊六十頭。久不報故事。大倣特奏。小則類報。兵給諫張希臯劾之。已而部使者崔景榮議互市。請罷遣使。傳調及事竣叙功之法。先是莊禿賴市賞久。

革督臣鄭洛遣使譙讓之曰汝糾黨以仇瓦刺乘機而掠河西罪當誅今許汝自招還巢我其開賞如初是時卜失兔母太虎罕同亦爲其子請罪莊禿賴復懼而徙昌寧湖昌寧湖者囊抄忽兒所住牧也其冬督臣梅友松奏留薊州入衛兵二枝以備虜然而莊酋開賞已有萌芽矣而洮河之倣則又言威正明愛陰佐之邊吏索之威正卽莊禿賴也莊禿賴實在昌寧儻亦名所同乎事聞上有詔許開莊禿賴市賞以何兵尚書張佳胤則又案督臣邵光先疏曰莊禿賴與卜失兔復欲西行廼誓之于神曰吾等爲瓦刺

而去。神其祐我乎。倘其計果行。市賞又復請罷矣。曩者督臣謂莊酋荒服無常。時降時叛。君子謂彼爲格言也。

孟格台吉者。莊禿賴子也。萬曆丁亥冬。套酋卜失兔以孟格台吉及卜打失台吉來請。故事。虜酋監市積功勞者。授以官爵。宜大則答慶台吉等九十餘人。寧夏則苦的大等七人。卜酋引以爲比。先是甲申秋。孟格業已疏請侯錄。於是督臣邵光先請給冠帶視百戶秩。以爲部酋奉法者勸。

麟素見拓不能者。莊禿賴壻也。萬曆丁亥冬。督臣邵

光先。先錄紅山市酋首三十四人。當是時。卜失兔以都督同知至。炒忽兒。莊禿賴。土昧阿。不害。圪塔台吉。以指揮僉事至。阿拜戶拓不能。耽戴捨吉。以百戶至。衣冠雄偉。揚揚甚自得也。而獨麟素拓不能。未授秩。督臣憐其久苦勞。請予勅賞。曰。恪共爾位。我國家不惜百戶爵。以報爾忠順。爾其欽承之。毋怠毋忽。

讚曰

莊禿賴。故我市虜。乞哀于延綏。而稱兵于甘肅。豈不狙詐哉。顧革之未幾。而復者踵至。莊酋乎。莊酋乎。不無易我漢法。余嘗窺其始。微靈于佛。繼申盟于神。行

事所設施亦非輕率者。搶番盜塞實明愛卜失兎爲禍首。假令如子壻孟格麟素寧不有餘榮哉。曩者制置使不甚督過而以獸畜之有以也夫。

炒忽兒卜打什台吉列傳

炒忽兒吉能之部酋也。授我指揮僉事秩與切盡黃台吉同。市清水營。萬曆丙戌督臣邵光先疏奏炒忽兒誠諸部毋擾。明年丁亥督臣石茂華又請勅書獎諭。炒忽兒爲人慄悍。陽順而陰叛。歲時所與遊者。左卜失兔而右明愛。絕不聞忠順之訓。是年卜失兔臨市橫索。不遂。棄我筵宴而去。而以部兵屬其弟阿只兔。借炒忽兒聚牧樓窰山。當是時小酋黃花成三路台吉拓不能與喇麻僧及阿計大反言赤。皆以增賞請。炒忽兒遂烹羊炙酒大會五部兵馬而申之以

後言曰。漢不我增。我與汝其起榆林神木乎。語在卜失兔傳。明年戊子秋。卜失兔款塞待罪。而炒忽兒亦以吉能法令。令至榆林叩關曰。阿計大之役。吾罪誠當誅。幸爲我告太師。我以牛羊贖可乎。寬假我三月。牽馬而至。居有頃。諸酋聚于紅山請罰。罰炒忽兒三九從夷法也。於是炒忽兒歸。怨于圪塔台吉。今吾食盡。馬羸人傷。而漢不加哀怜。我等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圪塔台吉曰。爾無我怨。我與汝不妨再舉。是時師婆喇麻爲諸酋所敬信。謂今歲不利於出兵。爾等當自愛。慎勿復蹈故轍。炒忽兒始迺悔禍。以爲不若具

以實往告太師。祇索重賞而去。先是切盡黃台吉忠實而能文。宣大甘寧諸虜。每一發難。輒請論如法。胡中至今思之不衰。撫臣梅友松引以曉譬。爾能動法切盡。漢亦以切盡遇之。炒忽兒叩首謝曰。敬聞命矣。繕甲聚兵。要求無已。此廼鄉者切盡所羞也。

卜打什台吉者。炒忽兒之子也。與孟格台吉鴈行。萬曆丁亥冬。督臣邵光先爲卜打失與孟格請官秩。而謂兩酋監市久。春秋積功勞。先臣曾爲之紀錄。於是議授百戶。詔報可。當是時。格父莊禿賴以黠鳴。炒忽兒以猾鳴。兩子出入兵間。皆不聞爲之羽翼識者。

心竊嘉之切盡人物故君子惜其不聞忠順之說也

讚曰

語曰利誠亂之始信哉是言也炒忽兒始與切盡同市媿媿無所發明厥後身爲酋長左卜失兔而右明愛盜邊要賞何日忘之乎其子卜可什監市著功督臣爲之請爵賢於阿翁人言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卜酋幸免之異哉

或收氣黃台吉捨刺乞捺通化列傳

或收氣黃台吉。清水市夷也。授指揮僉事。每一臨市。或以母。或以女。或以母舅。速把捨。或以男。莽孩捨吉。俺得箇捨吉。或以部酋撒木袋反土明。提携老小。繼負而至。萬曆甲戌。督臣石茂華。疏奏。官民易虜馬。駝。騾。牛羊。凡四萬二百八十有二頭。矜矜競競。駉牝如雲。極一時之盛也。賞賚有差。故事。酋長以事出。而代爲監市者。法得與賞。以故妻黨忻忻。皆因而爲利。關吏問。或收氣黃台吉安在。諸酋對曰。阿長西捨瓦刺。久未旋。

捨刺乞搽者。或收氣黃台吉之長子也。萬曆辛巳秋七月。督臣鄭洛請襲其父指揮僉事。久之。與威正恰。麥力奇。青把都。西行。直走延寧。寇鈔番族。虔劉漢人。皆襁兒都司部酋。俄大毛大爲之。於是革其市賞。先是。俺荅往西。一時在事諸臣。聽由內地。卒至遺留孽子丙兔。并著力兔等八枝。盤據呼引。督臣部光先慨然追論之。上有詔。追董世彥侯。東萊誥命。降王國勲三級。是時。捨刺乞搽與麥力奇有隙。督臣使諜者離其黨。與促之還。奈所遺還外。諸小虜畏大兵。搗巢款塞待罪。而捨刺乞搽亦使夷使帖兒拜。請于撫臣。

梁問孟曰。往時冠鈔肅州者。實麥力哥爲之。何廼歸
罪于我哉。然亦不敢推諉。悉聽罰治。先是麥力哥服
罪。罰橐佗一頭。馬八蹄。羊十角。來獻。索擒虜小刺。執
虜俄大。俄大者。遊擊范子忠等建虜也。我塞上榜掠
之四十。罰馬十六蹄。橐佗八頭。牛四蹄。羊四角。遣歸。
撫臣下令曰。吾亦以麥力哥遇爾。亟以毛大來獻。吾
其釋爾。請復爾市賞。捨刺乞搽曰。毛大與抄胡兒西
逝矣。於是罰捨刺乞搽而恕毛大。
通化者。捨刺乞搽之姊夫也。萬曆丁亥。與其岳父冠
西海。假道由內地出。先是撫臣梁問孟創置令箭。夷

酋往來必漢使迎送執之以爲符驗然後可通化竟不遵此法強走甘寧語在捨刺乞捺傳戊子春通化益憤肅州之耻欲面報怨而力又不逮廼主使莊禿賴反已而漢欲征莊禿賴通化轍先自徙去語在莊禿賴傳是時亦郎他卜浪亦捨刺乞之姊夫也兩人相與爲刎頸交出入必俱厥後亦郎他卜浪獨脫身去倘亦有蚤見之哲乎

讚曰

余觀或收氣所與出入者非其族類則亦戚屬母乃硜硜自保者乎肅州之投說者謂捨刺乞捺與兩姊

夫爲之而不知乞撝等。不過因人成事者流。余以爲肅州之役。有著力兔在也。厥後又從莊禿賴反。然旋反亦旋降矣。語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或收氣等父子姊夫。相聚自保。率有味哉。率有味哉。